

綱鑑會纂卷之三十六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南宋紀 附元紀

理宗皇帝

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鑑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帝之立也在

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敗况中才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尚理學亦賢矣哉

鑑

乙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鑑

湖州人潘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

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

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王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獨變匿水竇
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疑之王不得
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王等僞爲李全勝揭於門
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竝進人皆聳動也明
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太湖在湖州府北及巡尉兵卒耳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
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彌
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將渡淮爲小
校明亮所獲近臨安斬之

鑑史彌遠殺濟王竝於湖州

彌遠忌竝謀殺之乃詐言竝有疾召醫視之令客余天錫諭旨逼竝竝于州治以疾

扶持宇
山之棟
榦

我朝立
國根本
仁義
直德秀
言濟王
之寃

薨聞於朝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銓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

竑之寃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

榦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

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

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嚴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州之變雪音颯雪州郡名即潮州

府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頑

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謂秦王廷美事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

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

月監
宋理宗
二

人主當以二帝王為師

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

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掩前失帝曰善發明凡書起兵予倡義也蓋茲當立

而廢之則不當立而立之則潘王之起兵為有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曷以討書所以明茲之不叛而以正討賊焉耳

張時泰曰

理宗豈可逭其責哉潘王之事濟王親討平之則豈止無罪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理宗正始之日而大本

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胡氏有曰宋之傳受最明而特壞白理宗亦非邇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宗哉其末流之弊則理宗特其焉耳創業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鑑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

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

德秀言
收人心
四事

營州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

唐禮朝上掌外朝之法左九卿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

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三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

段言刑政常與衆

共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

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

收人心之二事也

二段言賞罰不可有私

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爲耻

受任於外以苞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果欲息天下之謗

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

三段言苞直公行宜反其物罪

其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

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握手相戒宜解密網

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三臣未聞聘召

李全折節為禮

許國折

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
四段言治世氣象欲其寬裕解密綱達下情又言朝廷之上敏

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

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

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顧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

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鑑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

綱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鑑**初國代

賈涉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九及全

州來謁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憂焉更

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死於此處矣

伏此虞

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被失而走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

輕侮激變如此

彭義斌
死節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鑑先始全牒義斌聽其節

制義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

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救又敗義斌

以書遺沿江制置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

據連沔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

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

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楊州趙范亦以爲言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恩州今東昌府恩縣連州
今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鑑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

太師許之

鑑秋七月彭義斌狗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

系史天澤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
我大宋臣義斌為他人屈死遂死之

癸卯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東京州縣此書圍東平狗真

焉義斌甫沒京東隨消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見哉

丁南湖死一也為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人臣乃走而死義斌

夫之忠節是故君子不可不擇其死也

綱竄大理寺評事胡夢昱於象州今屬柳州府**鑑**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

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血史彌遠

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恢復之
義昭於
日星
義斌保
障之功

成宮之朝

興明之功

擬宋以

程順孫

源為籍

田令謝

約立籍田乃置令也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目**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

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蚤與學佛者游故

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古者天子親耕籍田至漢文帝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者

萬斯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

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

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按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莫澤附於知孝傳中此則

三凶罪惡之次第矣嘗攷知孝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然則成大之惡又知孝莫澤之所懼乎

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

凶

陰

如

其事何

遠籍三

之榮彌

後三篇

問王衍

了翁著
九經要義
人君為治之門

侍郎魏了翁於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

發明

是時史彌遠之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群邪附於外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

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襍矣不可深為當時惜哉

丁南湖曰

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若以一家譬之諸公猶祖父也二公猶子孫也理宗於諸公則追崇之於二公則

貶黜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彼追崇之典不亦虛文也耶

金鑑 丙戌二年

金正大二年○夏主覲元年○元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

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

主義社
以備寇

郡縣倚
以爲重
是固男
子之事
以天下
學校人
材爲念
張栻期
以任道
之重
九齡志
大據實

閨門肅
若朝廷

獵舉進士成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攝或請九齡
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
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
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
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
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爲
念整襟正卧而卒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
志者大所據者實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
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
者闔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

九齡和而不同

學者皆號為二陸

叔晦不子愧

兩者無愧可言

佳趣美境

之皆遜第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鑑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閒居雖病猶不廢書慙慙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子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謚端憲

鑑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游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疎席總是佳趣櫛風木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張松陸
九淵後
子孫謝
表天地何
窮際
字宙內
乃已分
內事
聖人
同理同

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
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
角舉止異常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出
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
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于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
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
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
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
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

學者本無欠闕

六經皆我註脚

我與胡論辨切中學者隱微深病之

慨然以名節自許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童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病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書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爲松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

本人心與天地一
本為政可
為世法

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爽然自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情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具於時

發明

理宗崇信奸邪毀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表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

主陽明曰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

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闢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其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常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群和歟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三月元園李全平青州

全北剡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元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

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兄福日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敵木馬交也金朝出則城久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鑑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起請也

綱衛溼卒溼謚文節蘇州崑山人以狀元及第歷仕孝光寧三朝凡四十餘年忠言直行終始不渝所著有後樂集

綱十一月吁咥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璋以衆降金先昇以璋代徐陟

為淮東制使欲圖李全也
圖功臣像於昭勲崇德閣

丘文莊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存沈王旦李繼隆王曾呂東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

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夏主昞二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

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

賢聖聖賢

圖功臣於崇德閣功臣像於昭勲崇德閣